

評審獎

JOSUSHI

張龍龜

我永遠記得旅館外牆上的爬牆虎被建築工剝掉的那天，牆面露出許多被藤蔓咬出的凹孔，好像我青春期的臉上長滿青春痘；工人將浴室龜裂的六角型磁磚敲掉後，露出牆面上一格格六角水泥紋，像曾在二樓窗戶框外掛著的蜂窩。我永遠記得消防隊來摘蜂窩那天，好多隻土蜂從窗戶縫飛到走廊上，原本踏出房門歡喜離去的男女，最後卻被土蜂嚇得躲回床上，用被子包住身體，卻露出一顆大屁股沒藏起。

我們家老旅館經營多年，從未改建，老早就有鬼屋氣質，青春時期我好幾次值班坐櫃檯，看上個世代的老地毯老窗花，配上好奇探看的人影，都讓我眼角彷彿看見鬼；耳中也常常從嘶嘶空調氣音之間，聽見有人呼喚自己的名字，讓我猛然轉過頭去，只看見走廊依然空盪。

新改建好的旅館斬新發光，便沒有這些惱人問題，每個房間都有歐洲風格裝飾的燈具、孔雀羽毛圖樣的奢華壁紙；牆面漆上米色漆，就連九樓屋頂上，師傅都漆上最新款科技防水白漆，白漆讓太陽光反射，屋子比較少吸收太陽熱。

防水漆師傅邊抽菸邊說，這大概可以省五趴電費。

「五趴很多。」我爸眯著雙眼，拿起手機和師傅細細參詳如何省電，省電當然是重要事，特別是經營一棟

旅館，電費愈低才能賺，畢竟顧客來消費時，總是冷氣全開，熱水放滿浴缸，電視不看也開著，冰箱不關門，熱水煮好也不喝。

「在家會節省，在旅館就會浪費，這就是人性啊——來旅館就是要放縱，爽啦。」

爸和我解釋完，兩手一攤，轉身和師傅討論省電改造法，參考綠建築之類的規章，試著將這棟九層樓旅行社拉皮換膚。

自從阿嬤中風後兩年間，阿公再也無心經營旅館，便將這間名為「恋」的老旅行社經營權交給爸，爸雄心壯志，儘管這棟旅行社和阿公臉龐一樣充滿老舊褪痕，但爸學企管出身，拍胸脯保證重返往日旅行社榮光。

爸為了安全，更新電梯系統；為了奢華，去淘寶買玻璃燈具和米羅複製掛畫；旅館二樓到六樓小房間內，都是一張加大單人床，七樓和九樓都是四人房，和位於九樓最高級，房號九〇一，總統絕對不會來的「總統套房」；奇特的是，我們家原本住在第九層，拉皮之後我們搬家住到第八層，只因要將第九層的視野賣給客人。

「比較高比較有風景，人客都尬意這個 view。」爸抽菸吐氣，站在九樓新房間，推開師傅新裝好的玻璃窗，我從建物夾縫中看見陽明山的稜線剪影，以及一旁的建築工地，雖然我們現在算高，但只要隔壁大樓蓋起來後，我們就要活在別人的陰影下。

我更好奇的是，過往旅館房間是灰窗簾配上透明窗，新窗是看來十分高級的淺藍單面窗，但爸偷笑和我說，這窗戶並不是單面窗，只是看起來是藍色的。我明白藍色玻璃是單面窗的直覺，來自於大家警匪辦案電影看太多。爸經營省錢有他的道理，我無庸置疑，只是我一直想起「高就比較有風景」這句話，我一直不知道，會來我們這裡消費的客人，會比較在乎眼前床上的人，還是窗外的風景？

房子拉皮裝潢完成那天，也就是我們一家人重新搬入八樓那天，我跟在爸後頭巡查每一間房，兩坪大的小

房間只放得下一張加大單人床，房間有一個小小的窗，房型規律，比老旅社時期的碎花磁磚牆面，看來更像複製貼上。新開幕那天，我在房內幫忙巡查冰箱中的可樂，檢查洗手檯邊的吹風機時，竟突然恍神分不出，現在是三〇三還是五〇八，反正都一樣。

旅館改建完後，生活對我來說沒有太多差別，儘管屋頂已更新防水，只剩更高的水塔維持舊樣，這裡的記憶沒被建築工拉皮更新，水塔壁上有我童年時用碎紅磚塊寫下的男同學的姓名，彷彿是這棟建築物僅存的化石證據，殘留我的兒時星空，與約同學在水塔頂上烤肉的過往。

重新裝潢重新開張，我爬上屋頂，站在新裝設的招牌「JOSUSHI」的「J」之前，仰頭看向四周風景。記得吊車來裝招牌那天，爸邊抽菸和我說「恋」聽起來意圖明顯，但臺灣人就是天鬼假細膩，顯然在爸心中，英文的「JOSUSHI」聽起來比較舒適，但爸和工人說，他也曾想招牌改成「洛杉磯之歌」的英文，畢竟來旅館的人，誰不是為「SONG·LA」。

爸的冷笑話我不予置評，我站在招牌J之前，低頭看向街道，聽著喇叭叭叭叭，緊急煞車機碰一聲，聲響迴盪，不知道在哪個轉角車禍。

重新開張不久後，和我一同長大，小時常用望遠鏡在屋頂看月亮追彗星的表哥，抱著一紙箱東西來找我，也照例爬上這水塔頂。

「阿惠，這些借放一陣子。」那天，我不知道表哥這一大紙箱拳擊漫畫、電玩主機，以及我不喜歡的格鬥遊戲要借放多久，畢竟女生對打架沒興趣。「這些東西不是很貴嗎，放我這裡可以嗎？」我如此迂迴問起，他卻說：「齁，我會回來拿啦別擔心。」

這一堆物品是表哥對臺灣的生活記憶，裡面有一架老舊的空拍機，表哥說這是他大學時要拍污染河川做作

業而買的，他看我有興趣，索性在水塔頂上教我操控飛行，他一邊看操控螢幕一邊說起：「阿惠，我要去美國了。」

我打個哈欠聳聳肩。「你不是上個月才去迪士尼嗎？」

「沒有啦，是我媽一年前去美國出差的時候，認識一個黑人——他們要結婚了。」

我永遠記得姨丈是家暴慣犯，小時候的我常看見阿姨被打成豬頭，來旅館求救，躲在三樓三〇八工具間不敢出來。阿姨離婚好幾年，聽到她要嫁給黑人，我起先覺得突兀，嫁到這麼遠有些荒謬好笑，卻又覺得抱歉，畢竟阿姨終於找到第二春。

表哥仰頭看著空拍機說：「約翰皮膚很黑，我一開始會怕，但他一看到我就和我說黑人在晚上會吃到手指頭的笑話……上個月我和他在美國一起去湖邊划船，他帶我去狩獵季打鱷魚，你知道嗎，那鱷魚有一公尺半那麼長，看起來好可怕——而且鱷魚很奇怪，死和活的看起來都差不多，明明那鱷魚已經碰一聲中槍死掉了，我還是不敢靠近牠……」

因為約翰是黑人，起先表哥有點疑慮，但很快就發現這是電影給他的刻板印象，人就是人，膚色與性格無關，更何況約翰是個歷史學教授，人溫柔有禮。

沒想到一向嬉鬧的表哥，和我說起阿姨要與約翰結婚之事，竟說到淚珠滴滴答答。我沒仔細聽表哥抽泣的話語，與他所提到的本應該要有的家庭幸福，而是想起約翰的臉或許像威爾史密斯還是丹佐華盛頓，畢竟對我來說，表哥是去了每天都有活屍出沒，電影之中才存在的美國。

我明白一切都要改變，美滿、幸福與舒適都將變化，只剩下腳下這水塔屋頂，因為沒有客人會看見，所以從未更新拉皮。

表哥要我接手空拍機，我手握遙控器嘗試飛行，空拍機旋翼轉動，從屋頂往上飛起，我緊張盯著螢幕看得手發汗，雙腳竟忍不住顫抖，螢幕中的我與表哥變得愈來愈小，成為萬千屋頂上的一個雜點，原本看不見的其他大樓的形狀、色彩，全都進入我眼中。

就在這一瞬間，我突然回想起爸把九樓的風景拿來賣的理由，人都會有登高望遠的慾望，原來自己竟能從幾百公尺高，看見地面上的「我」，而且還可以像隻鳥飛行，彷彿再往上飛，就能飛到世界的最高處，看見地球成為圓形，再高下去，就會成為一個衛星，漂浮在大氣層之外，變成宇宙的塵埃。



JOSUSHI 重新開張，經營一陣子後，馬上成為附近旅館需求者的最愛，畢竟我們新開張，房間裡有晶亮反光的鋼琴烤漆平面電視、日本製造快煮壺，與乾淨的按摩淋浴蓬蓬頭，真的很舒適。

只是營業後，我才知道原來低樓層的隔間隔音並不好，爸這才又抽起菸，和來參觀的老友說道，木頭隔間就已足夠營業，反正沒人來睡過夜，而且立體音其實更刺激——怎麼可以輪給隔壁。

「那個床不大也是故意的啊，反正人都疊在一起不是嗎？」爸促狹挑眉和老友哈哈說起，旅館家庭，這類話題絲毫不須在女兒耳中迴避。

只不過，爸帶領老友走過三樓走廊後，技巧性的迴避了三〇八號房，隨即帶去五樓觀察情趣用品自動販賣機。

我們一家的住屋從九樓改到八樓之後，設計師增加每一個房間的大小，我中風的阿嬤搬到樓下去，將坪數

讓給後代，三樓走過的男女永遠不會知曉，走廊盡頭三〇八號房，裝潢與床被、電視都一樣，我阿嬤睡在加大單人床上，印尼外傭阿蒂已隨身照顧阿嬤兩年有餘。

最近我常在顧櫃檯班後，帶雞排、珍奶去找阿蒂聊天看電視，搭新電梯從八樓搭向三樓，快速移動的重力常讓我暈眩，阿蒂看我扶牆壁走路，說這是女生經期完的缺血頭暈，就要給我吃紅棗和枸杞。

只是阿蒂黑眼圈跟我說，這房間什麼都新，可是隔音不好實在吵，阿蒂自從九樓搬到三〇八照顧阿嬤後，她對於隔壁的碰碰啊啊聲不堪其擾，只好把電視購物臺聲音開得更大聲，把重播的談話節目看三次。但那種規律的震動聲，總是會讓阿蒂捂住耳朵也沒用，畢竟震動聲帶來的不只是噪音，還有「想像」。

阿蒂起先委婉說，她是個成年人人都三十多歲，總是有「需要」啊。我很意外聽見「需要」兩字，當我發現能和阿蒂聊這件事，我便好奇追問，這才感覺到阿蒂和我家中的長輩女性不一樣，好比我媽生前總是隱晦說「長大就知道」，阿嬤也說要仔人嘍問這；人生中，只有阿蒂會大方說起自己身體的祕密，也就是如此，讓我總是三天兩頭去探望阿嬤，其實是去找阿蒂。

阿蒂和我一左一右，在阿嬤床上多出的空間側躺，阿蒂偷笑說，她的前夫真的很壯，身上胸肌摸起來很像臺灣便利商店買得到的大菠蘿麵包，腹肌是一格格的巧克力；畢竟前夫是他們漁村抓到最大隻黃鰭鮪魚的傳奇男人，正因為前夫很壯——所以很色，他總是一回家就掀開阿蒂的裙子，從後面……前夫身上總是有海的氣味，但他很強壯——阿蒂不斷提到強壯，或許就是強壯才令阿蒂難忘，直到前夫有一天摔死在建築工地，地心引力讓阿蒂成為枯萎的寡婦。

阿蒂獨身一人，為養大三個孩子，照顧老父老母，負擔沉重的她選擇來臺灣，那一年阿蒂二十五歲，一眨眼阿蒂照顧臺灣老人已經十年，這十年來都安然度過，直到這次搬到三〇八最難受。

「隔壁這樣碰碰的，怎麼受得了啊……我晚上都睡不著啊，我也是個人啊……阿惠妳幫我和妳爸說好不好……我們可不可以搬回樓上……睡地上都好……」

我明白這是不可能的，阿嬾原本的房間位置已成為後輩的新房，阿蒂現在受苦受難和我有關，不免讓我有點罪惡感。要說起爸偷工減料的事，我當然是說不出口，我只能讓阿蒂趕緊放「喘息日」——換我來照顧阿嬾，讓阿蒂休息逛街去。阿蒂說她來臺灣前幾年，多半與朋友約在火車站聊天，還交過幾次男朋友，只是阿蒂年紀大了些後，現在假日就去逛街，買一些衣服寄回去給孩子，希望他們冬天時穿得暖。

黃昏時，阿蒂買衣服提早回來，我請清潔工阿珠姨接手照顧阿嬾一小時，我帶著阿蒂走到屋頂水塔上，吃雞排、珍奶散心。

「阿蒂，要不要飛看看。」我順手帶上表哥送我的空拍機，飛上天空之後，把遙控器交給阿蒂。「豪高，豪高喔。」阿蒂手控遙控器，渾身發抖大吼大叫，空拍機的前後左右操控對她說太難，她謹慎地飛行後索性不動，只從空中看向地面。原來都市高處看起來是這樣，每個屋頂變成一個方塊，隨後變成一個色塊，和搭飛機來回印尼看見的臺灣又不一樣，這是從未有過的視覺經驗，原來人可以像控制鳥一樣的飛行。

阿蒂說她小時候是在海邊長大的，對她說海就是天空，反正看起來都是藍色的，雲朵會映在海面上隨海浪飄走，她坐在前夫划槳的木船上，金黃夕陽光灑在搖搖擺擺的海面上，也灑在前夫的臉龐上……我以為阿蒂要說浪漫的事，阿蒂又說這時候在大海上，前夫的手就不划槳了，雙手伸過來在她身上……

阿蒂將空拍機飛到兩百公尺高之後，空拍機就沒電，嗶嗶響往回飛行。

沒電了不再飛行，我和阿蒂坐在屋頂水塔上聊天，聽阿蒂說起很多童年，以及與前夫恩愛之事，雖然我羞怯忐忑卻很想聽，阿蒂好奇問我有男友嗎，我搖搖頭，阿蒂話語直接，問我都二十二歲還這麼愛聽——沒有過



嗎？

說來奇怪，或許因為我家以前是陰暗的旅館，男同學總是對我抱持奇怪的想像，彷彿我私生活很亂，但我只交過兩任男友，兩任男友在做這件事時都弄痛我。說起來這也是早逝家母的叨唸，她在世時要我絕對不可破處，雖然我從未想聽從她的指示，但這彷彿詛咒似的，兩任男友總在最後關頭時，看我痛楚抽搐而縮手，失敗之後，竟沒多久就分手。

我明白自己緊張會痛，是一種常見的身心狀態，我也不是太在乎，要分就分吧，不過阿蒂以長輩如母姐的姿態說起，緊張可以克服，女生還是會有需要，但沒關係，要慢慢探索自己，沒有男人也可以，需要的時候自己來，阿蒂看我些許忐忑，拍拍我的手，要我別客氣，有問題就要問她。

「多嘗試幾次啊，正常人怎麼可以沒有……」

阿蒂大方說起在臺灣的日子，她沒有再婚，在臺灣的日子交男友放假時放鬆一下合情合理。「可惜那些男朋友年輕是年輕，但都沒有前夫好啊……」我始終記得阿蒂眼神中沒魚蝦也好的遺憾。只是自從阿蒂來我家幫忙照顧阿嬤之後，就與男朋友分開，原來她平常上班顧老人就住在旅館內，放假時反而不想要去旅館，去旅館會讓她明明放假，卻有還在上班的緊張感，根本放鬆不起來。

「所以我現在都自己來。」阿蒂笑笑說起，毫無羞怯，對我展示她那修得漂亮的食指指甲，隨即放在自己的左手背上輕柔轉動，手背上的肌膚因為指力些微凹下，隨著輕微揉轉而泛紅。

我和阿蒂回到旅館內接手照顧阿嬤，阿蒂一邊打掃房間，一邊和我說起這些私密之事，比方對阿蒂來說，外面比裡面刺激，速度適中最好，她知道姐妹之中有人喜歡強的，有人喜歡緩慢像蝸牛爬，但人有千萬種，這件事情的感覺，就應該有千萬種。



阿蒂說得大方，配上隔壁傳來的男女激烈投入的聲響，立體音左右迴盪交雜。我明白阿蒂所說的事，人人都有慾望，突然靈光一閃覺得開旅館是偉大的事業，至少這裡不像法院或醫院都只是嘆息、怒罵或痛楚，這些男女聲音多麼有活力——這就是活著的證明啊，人就是該活得如此張狂。

我也突然覺得爸很偉大，將這間充滿鬼聲鬼語的老旅社，打造成迴盪熱情聲響的旅館——或許我家旅館才是許多人身分證上，真正該寫上的「出生地」啊。

那天，我聽從阿蒂的建議，入夜後回到我八樓房間內，重新伸手觸摸自己身體內部的凹凸皺褶，那是我自己的模樣，細心探究和以往認識的自己不同，和前男友之間尷尬嘗試的痛楚更不相似，這是我在青少年之後久違的高潮，隨手指的擺動輕揉，我彷彿從床上緩緩向上飛起，穿過雲朵，看見臺灣，再往上，感覺持續未斷，我彷彿漂浮在大氣層之上，突然一瞬間脫離地球的引力。

成為宇宙的塵埃。



或許是開了竅，我重新熱愛起這種「飛行」，如姐姐過來人般建議的阿蒂，重新鼓舞起我探究身體，這是每個人都該嘗試的飛行，藉著探觸身體，重新探索自己感官的界線，我明白感官就是生命的存在，也就是如此，當經驗開拓之後，我開始對表哥留下的空拍機產生更高的興趣，因為這同樣是在探究我經驗的極限。

顧櫃檯後休息時間，我來到水塔屋頂操控空拍機向上飛行，只是這次不只向上，還往左右而去。

在都市上空飛行，看見都市上空多是晶亮反光的水塔，與各種綠色灰色鐵皮屋頂。隔壁那棟鐵皮加蓋的陽

臺上，種滿大盆栽棕櫚樹，有位白頭髮的阿公穿夏威夷扶桑花短褲，躺在躺椅上喝蛇藥酒曬太陽；再過去的頂樓上有人養十多隻博美狗，看我的空拍機飛出去時，成群博美追出來在圍牆邊汪汪汪，撐拐杖的女人趕緊走出來，突然下跪對空拍機叩頭，害我嚇得趕緊飛走。

過往我都將空拍機往上飛，畢竟空拍機的功能就是向下拍，但這一次似乎是電量不足還是通訊被干擾，空拍機要歸返時失去控制，我嚇得抬頭四處找尋空中的空拍機，發現空拍機由遠而近，卻沒有回到我身邊，而是低於我所在的九樓頂，開始往八樓掉下，我怕飛行器掉下會被引發車禍，害怕到顫抖，直到空拍機突然重新連線，傳回螢幕畫面——

回傳的畫面中，竟然拍到六樓的住客，窗中的他們正在裸擁，我愣住許久，突然想到爸所說，這是假的單面窗，只不過會來我們旅館的人，沒人會注意窗外的模樣。

意外拍回的影像，讓我看了許久不知所措，雖然站在走廊上就能聽見男女恩愛聲響，但這是我第一次偷窺別人做愛。

在我的旅館工作經驗中，我能明白愛情總是激烈輕狂，彷彿龍捲風要摧毀一切似的狂暴——但都是我的想像，這次不經意的偷窺勾起了我的興趣，我好想再看一眼，忐忑更換飛行器的電池後，小心翼翼重新飛回去窗戶前，但那一戶房客已經離開，我四處飛行，反而看見腳底下九〇三的年輕男女，正裸身在床上打著枕頭戰；七〇一的客人正大口吃著外帶家庭號炸雞桶，看著電視節目哈哈大笑；六一四的客人擁吻了兩分鐘，彷彿雕像那樣永恆定住。

不知怎麼，每個窗內風景都讓我覺得好幸福，儘管知道僅是短暫時光，卻讓我幸福地想流淚。

這次意外飛行之後，我不再插入記憶卡，只想單純就像鳥一樣飛行，透過飛行的懸而未定，讓我偷窺別人

時更加刺激，我總是飛行後，膽顫心驚地回到自己八樓的房內，閉上眼想起方才的刺激，心跳未緩，我便開始探尋自己的身體，或許是因為刺激，讓我的意識極快飛離引力的束縛。

飛行成為我的祕密，趁著黃昏時刻的飛行最有效率，更何況逆光之際，更是不會有人知曉窗外飛行之物，我的飛行機總是趁黃昏來來回回，直到有次飛到我們價位最高的「總統套房」時，我看見阿珠姨正入內打掃，阿珠姨和住客行為不同，她要是打掃窗戶便有可能會發現空拍機，我趕緊將空拍機拉高飛開，卻看見阿公在螢幕一角，走入房門內。

我讓飛行器飛回窗前，躲在側面角度觀察，阿公是這間旅館的擁有者，使喚工人是很合理的事，但我沒想到，阿公入房後站定，轉頭看向後方確定無人，便把襯衫緩緩解開，將房門一屁股壓上，裸身露出自己下垂的腹部，像滷味雞腿一樣凹瘦的大腿。

這裡是旅社，也是阿公的家，我起初不知阿公用意，瞪大眼看著搖控螢幕中的阿公快步走上前，與六十歲的阿珠姨突然激烈擁吻起來，就在凌亂尚未整理完整的床邊，阿公脫下阿珠姨全身衣服，便與阿珠姨躺上了床，我心悸看阿公的身體動起，緩慢如動物園的陸龜交配，阿公凹瘦的屁股前進，後退，前進，後退，我彷彿正在看探索頻道的生態紀錄片，直到空拍機沒電趕緊自動歸返，GPS定位會回到我飛行的原位置，空拍機在圍牆邊警告電力不足，我趕緊跳下水塔，跑到圍牆邊伸手抓住空拍機，差點連我都掉下摔得粉碎。

這一次偷窺讓我愣住許久，不像之前的躲回房內，我深呼吸在水塔邊踱步許久，忐忑地走回屋內，小心翼翼靠近「總統套房」，看見阿珠姨正緩緩打開門，鋪好床墊，放好枕頭，手勢流利的阿珠姨，讓床鋪平整如剛拆下包裝的牛奶雪糕。

阿珠姨看我到來，轉頭對我微笑，我也微笑以對，彼此在走廊交會。

晚飯時我看向阿公，阿公和平常模樣不同，他笑看我。「今天怎麼，我有啥好看？」

我點頭微笑說沒事，阿公吃完一碗飯後，便如常帶碗筷飯菜，要去三〇八陪阿嬤吃晚飯。阿公來到三〇八坐在阿嬤床邊，扒飯配綜藝節目，哈哈笑幾聲後打個哈欠，離去房間前，伸手撫摸阿嬤的臉龐，在阿嬤耳際細聲說起。

「我回去睡了。」

阿公對阿嬤的舉動讓我在夜裡思索許久，阿公竟與阿珠姨有一段激情——那阿公對阿嬤還有愛嗎？但我畢竟是從窗外偷看見那陸龜一樣的身體啊，儘管我知道阿珠姨是獨身之人，但昏迷躺床的阿嬤對阿公來說，還算是有婚姻嗎？可是阿嬤還活著吧——但不可能復原的身體，算活著嗎？

如果阿公不可能再從阿嬤身上獲得愛與喜悅，那麼他要追求阿珠姨，只要阿珠姨同意就可以，是吧？我們這一代年輕人的教育都是這樣，愛是恆久忍耐，愛要自我追求，人要先完成自我才能照顧他人……

但床上躺著的那人是帶我長大的阿嬤啊，她只是中風快要死去而已……但如果我能認同阿蒂在臺灣找男朋友，是她的生活所需，但我能這樣認同我阿公嗎？我深深記得阿珠姨那鋪床鋪時的神情，彷彿有祕密，卻又轉頭對我喜悅地微笑——如果她也有愛，有愛不就可以嗎？

這樣看來，這棟旅館內，最老古板的人莫非是我？

我在床上難眠滾來滾去，像突然被引力抓回的太空漂浮物，從太空中重重掉落地球，在大氣層中摩擦，全身燥熱成為泛紅的金屬，直到燃燒殆盡不留粉末，僅剩下一片炙熱的空氣，不留下任何痕跡。



我還是常在顧櫃檯的空檔飛行，畢竟這種怕被人看見，怕空拍機掉落的刺激，的確推動我感官的界線，我愈來愈大膽，但我也因此發現阿公和阿珠姨的確有愛。隨偷窺次數增加，我才知道，原來快七十歲的阿公還能幾天一次，這真是不可思議。

我也逐漸對比出來，相較於窗內年輕人的快速勇猛，觀察老人有意思的多，不只是阿公，能來旅社的老夫妻老情侶，雖然不見得勇猛激烈，但那相擁許久的感情看來其實也濃烈，竟有時讓我看得入迷。畢竟不管是誰，來自什麼文化，又是什麼人種，關上門來的叫聲都一樣，脫掉衣服之後，那膠原蛋白流失的身體凹陷，是人類的老年必然，人類就是這樣，飽滿的都將下垂，未來的我也是如此。

或許我眼界打開，我與阿蒂的話題愈來愈深，也學會壓抑害羞，試著和別人討論「我的身體」，阿蒂教會我很多招式，阿蒂說來臺灣這十年她深深體會到，工具沒有手方便，可以用一隻手，當然也能用兩隻手，畢竟只有自己的手可以記憶身體的模樣，男人不一定會記得，但身為女人，一定要記得自己最好的位置。

「用手比較快，因為沒有時間啦，我還要工作、吃飯、睡覺啊。」

阿蒂一邊看電視，手捧碗筷，口中咬雞碎骨喀喀咖咖，我低頭看向閉眼的阿嬤，想起就算是如此侷促的時刻，也能討論「身體」，我這才突然能明白，「性生活」這三字的意義，能這樣毫不慎重，隨意討論的才是「生活」啊。

阿蒂看我面容，感慨說我還年輕和她不一樣，過去的失敗沒差，真的不要對男人失望，我不好意思說，其實最近我有去參加空拍機社團的社聚，認識一些男人，或許女生飛空拍機很少見吧，當他們看見我飛空拍機時，儘管我的飛行能力並不靈敏輕巧，但他們仍對我注目好奇，紛紛跑過來和我說話。

空拍機設定為「美國手」的操控模式，左邊的搖桿負責起飛降落的上與下、左右的轉向方向；而右邊的搖

桿負責前進、後退。也就是說只要控制好左右搖桿，便可以做出特別的繞圈特技飛行。我這才知曉，對這些人來說，空拍機的重點並非「空拍」，而是「飛行」。

一群男人們開始將空拍機在天空中繞圈，向上飛行，向下螺旋，一個大旋轉之後，突然波浪飛行。拍到什麼不重要，而是利用這臺機器做出仿若戰鬥機的飛行姿態，一圓人類的飛行夢想；許多飛友陪我一起飛，我專心波浪飛行，看眼前男子對我微笑，他先前站在草原上抬頭看向天空，黃昏雲朵在他背後大逆光，夕陽照亮他的臉龐，我看得傻眼直到螢幕嘩嘩響，男子看我倉皇，趕緊過來接手搖控器。

「沒訊號了，等它自己飛回來吧。」

雖然這功能我都知道，但我有些呆愣，看他的手指從我手上滑過，握緊我的搖控器，讓我能仔細看向他的手指，我沒想到和前男友分手多年後，我竟還能因為一個男人的手指而志忑。男子的手指修長，指腹柔潤，指甲乾淨適中，指頭的長度和手掌的比例看來舒服，不像我總覺得自己的手指太短，像卡通人物。

我和阿蒂說，那天回家，關上燈後我躲在棉被之中，我想像那雙手的十隻手指在我身體滑動，操控我飛上天去——原來我竟是我自己的空拍機，飛上天去，以遙控的飛行邏輯，搖桿左上，右桿往右打，便是向上斜飛；左桿往上打，右桿往下打，如此便是離自己拉開距離的斜飛，能拍到自己突然站在原地愈來愈遠。

阿蒂聽我話語聽得入迷，彷彿看見我愈飛愈遠，穿過雲朵。

「妳還要去飛，這樣很好啊。」阿蒂看我如此心得，竟眼眶潮濕，拍拍我肩膀，鼓勵我要繼續。

就是因為「飛行」太迷人，那幾個月，我始終偷偷看來我們旅館的客人，我明白自己在等待被發現的那一天，自己就會戒掉這習慣，但我實在忍不住，我喜歡看那些男女單純認真的模樣，至少在這房間裡面，他們一心一意貫徹始終，成人世界所謂的「邪念」，若是兩情相悅時，每個映入我眼中的裸背與腰身，汗珠與呼聲，社會



中的「十八禁」，對我來說卻最單純。

我坐在水塔邊緣，看著遙控器螢幕中的男女，當飛行器來到九〇一窗前時，又看見窗戶內的阿珠姨緊緊擁抱阿公，去除掉年歲帶來的緩慢，彷彿兩人就是青年戀人一樣，深擁深吻，裸身相依。

窗內風景都好看，只有阿公，總讓我愈想愈矛盾。

阿公是生育我父親的人，但我的阿嬤也是生育我父親的人啊，我心中仍過不去，愈看阿公與阿珠姨愈是焦躁，突然間大風吹來，將我裙子吹得飛起，風在大樓建物之間擠壓成為更大的風，儘管空拍機有與牆壁保持距離的「避障」功能，在此風勢之下也無用，空拍機被大風吹去撞窗，憑空打轉之後終於失去平衡落下，墜落的一瞬間，我看見阿公和阿珠姨轉過頭來看向窗外，一臉驚懼，像偷情被誰發現。

我明白我將被發現，空拍機掉下肯定毀壞，毀壞就算了但不可留下屍體，我匆忙跑去樓下，要將飛行器的屍體撿回。我忐忑從樓梯間看向窗外，空拍機掉在三樓雨棚上，那是阿蒂住的那一間三〇八啊，我趕緊跑到阿蒂房間去，阿蒂正在拖地，看我氣喘吁吁慌張跨過床上的阿嬤，來到窗邊開了窗，伸手卻撈不到雨棚上空拍機，阿蒂看我身體危險彷彿就要掉落窗外，趕緊與我換手，爬出窗伸長手幫我拿回空拍機。

「怎麼了？」

「飛機掉下來了——噓——不要和別人講喔。」

我抓緊一個裝衣服的塑膠袋，用旅館白毛巾包起空拍機屍體，屁股靠緊門深呼吸。阿蒂不疑有他，以為我只是怕空拍機摔壞。

「阿惠妳都來了，幫我一下。」

阿蒂清潔屋內完畢，正要幫阿嬤擦澡，我裝作沒事，平復情緒些許後，趕緊幫忙扶著阿嬤，脫下阿嬤的上



衣，阿蒂開始擦拭阿嬤的身軀，毛巾擦過阿嬤下垂萎縮的雙乳，褥瘡康復後的痕跡，毛巾來到雙股間，阿嬤雙腿已像劣質免洗竹筷子凹凹凸凸，這是我第一次幫忙擦拭阿嬤的裸身，看雙股之間誕生我爸之處，只是對阿嬤來說，私密兩字已無意義，她已毫無自知。

門緩緩推開，我嚇得轉頭，竟是阿珠姨到來，原以為是要被迫索方才的撞窗飛行，看得我膽顫心驚，但阿蒂一看到阿珠姨微笑招呼「下班啦」、「對啊」阿珠姨回應後，阿蒂便趕緊轉頭和我說。

「阿惠，妳可以去吃飯啦，有阿珠姨幫我就可以了。」

我忐忑地滿頭汗水，退出小步，抓緊藏著空拍機的塑膠袋，讓阿珠姨取代我的位置。

阿珠姨扶起阿嬤，便在阿嬤耳際窸窣說起：「姐啊，我來給妳擦身體了。」

我站在一旁，看阿珠姨將阿嬤身體擦拭完畢後，隨後緩緩以照顧癱瘓者所用的「重力餵食袋」，坐在床沿，緩緩以管路餵食阿嬤安素，液狀營養經由阿珠姨的手力擠壓，送入阿嬤的胃部。

阿蒂和阿珠姨都是我們家聘僱之人，兩人一邊寒暄一邊打氣幾句，彷彿也是異鄉姐妹，餵食阿嬤完畢後，阿珠姨在阿嬤耳際窸窣幾句，離去前順手打包垃圾帶走，這才下班。

阿蒂看我對阿珠姨視線猶疑又忐忑，這才說起，其實阿公和阿珠姨之間有感情的事，她全都知道了。

我一聽愣住，莫非這些事情只有我被蒙在鼓裡？

「旅館剛裝潢好，阿嬤搬下來，阿公有帶阿珠姨來下跪過，講給阿嬤聽，說兩個人要在一起好不好。」  
我愣住，轉頭看向床上的阿嬤。

「那阿嬤怎麼說……」我脫口問起這句，阿蒂回頭看我，彷彿我問什麼怪問題，畢竟阿嬤臥床兩年，人什麼時候走都不知道，更何況回答同意與否之問題。

但阿蒂隨後才回想起。

「那天我看到阿嬤眼角好像有淚水，妳相信嗎，其實我覺得阿嬤都聽得見，她小指頭有動喔……」  
我仔細看向阿嬤的面容，凹陷的雙頰怎麼灌安素都補不滿，這就是身而為人，生命最後的過程，人生至此卻不可能記得最後的一段路，如此看來，她在中風昏迷的當下就等於已經不存在，其實她並不折磨，只有照顧她的人在苦痛。

阿蒂拿毛巾擦去阿嬤嘴角的安素後，便躺在椅上休息，拿出手機滑啊滑，突然興奮說起，剛剛收到孩子的新照片，三個孩子已長高好多。「阿惠，妳看，希望他們都能和妳一樣，有讀大學。」

我忐忑地在走廊踱步，走逃生梯回八樓去，想找地方藏起我的空拍機，一回家便看見阿公坐在床沿整理東西，畢竟大家才搬回八樓，紙箱遍地，我這才發現阿公的睡房有最高級的獨立筒床墊，阿嬤還在時買的蠶絲枕被……我突然明白，阿公大可帶阿珠姨回來房間，畢竟他這年紀，要做什麼家人都不會有意見，但這張床是屬於阿嬤的……

「妳的事情我都知道……」阿公看我走來，手上提著紅白塑膠袋，他一邊低頭摺衣，一邊問起。「妳在樓上飛飛機，對無。」

我彷彿冰凍住，卻又覺得奇怪，這不就是我自己期待被人發現的一天？

阿公沒再說什麼，兀自將衣服掛在嶄新的柚木家具內，我聞到尚未散盡的木漆味，看床邊從紙箱中重新擺出的相框，那是一張阿公和阿嬤年輕時，站在七星山上的合照，我盯著兩人合照許久，想的竟是，或許人都喜歡爬高，我也是人，阿公也是人，爬高是人的本能，追求慾望也是人的本能，仔細想想許多行為並不需要什麼理由吧，就像我想飛空拍機，那是人類飛行的夢想，也是一種「追求」的本性……

飛行器並沒摔壞，測試之後還能飛行，後來我心想，我應該最後一次讓它飛上天空，然後故意失手摔壞這架空拍機，表哥問起的話就老實說，我想他應該不會在意，反正美國的事情更有趣，或許他又打死幾隻鱷魚。

我飛著空拍機，嘗試在有限的電力之內，將能看得見的窗戶內都看一次，男男女女來到我們 JOSUSHI，脫開外在的束縛，拆掉各種社會符號的約束，最真實裸身面對彼此，疤痕、下垂、胎記、燙傷、肥胖、病態、凹瘦，仔細想想那些美好的人體印象，其實專屬於廣告或電影之中，真實世界的人體充滿缺陷與不足，但奇妙的是，若是在彼此有愛的慾望之前，任何不足竟都能成為滿足。

就在我飛完一半窗戶之時，阿公推開頂樓門，來到水塔邊，看見正在飛行的我。我並沒有太驚訝，只因為他早知道我在做什麼，只不過，當門後走出阿珠姨時，我嚇得差點讓空拍機又撞了窗，阿珠姨和阿公爬上牆上鐵梯，坐在我身旁的水塔頂上，阿珠姨一樣靦腆看向我，遞上一瓶客人留下的缺凹可樂給阿公，阿公打開可樂，嘶一聲後，咕嚕咕嚕大口喝。

阿公和阿珠姨像小孩一樣，湊在我身邊看向遙控器內的畫面，我當然不會讓空拍機對著窗內，趕緊讓飛行器飛上天去，遠遠地俯瞰地面上的馬路車輛，灰白黑三色車輛占據主要的道路色彩，黃色計程車是馬路上偶爾的逗點。

阿公一直探頭伸手。「看起來趣味趣味，教我啦。」

我試著教阿公飛空拍機，阿珠姨在一旁接過遙控器飛行，左手控制水平、上下、起飛、降落；右手控制前進、左右，但年紀大之人邏輯轉不過來，看螢幕飛行哈哈大笑，飛行歪斜扭曲，要左卻飛右，要上卻飛下，偶爾遇到飛過的鴿群靠近，兩人嚇得手足無措，彷彿自己搭乘的飛機遇到亂流就要迫降。

我在一旁看向阿公和阿珠姨的笑容，像孩子戲鬧時露出白牙，因此心念一轉，沒狠心摔壞空拍機，或許我

還有正常飛行的餘地，不用再偷窺尋找樂趣，或許我應該與那個手指好看的男孩多說幾句，我們可以約去河濱地，在黃昏時一起特技飛行，飛過那些翱翔的鴿群。

我湊上去看阿珠姨遙控器上的螢幕，空拍機傳回來的都市影像，人真的能像鳥，飛行在天空中看見遠方的雲朵；飛行器沒電了，緩緩歸返降落之際，我們再次看見自己的頭頂。

作者介紹

張龍龜

本名張英珉。臺藝大應用媒體藝術研究所MFA，臺藝大影音創作與數位媒體產業博士班。寫過電影、電視劇本，出過幾本書，但最喜歡的是陪小孩玩，最大的成就，應該是在這個年代，有兩個小孩。

評審意見

甘耀明

重新拉皮建構的家族老旅館，以新面貌經營，家人的情感結構也因此曝光。新一代「我」對身體的探索，前代阿公與阿珠姨的情慾流動，中風昏迷的阿嬤，生命故事在蜂巢狀的旅館上演。小說最大特色，是以影像思維完成，融入空拍機的視角，完成3D立體式運鏡。小說沒有激烈控訴，沒有嘶吼吶喊，安安靜靜地表達每個人的內心世界，理解每個人生命背後的不堪與不得不，有種春日光景的閒靜質真，值得細細回味。